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十一辑

（2016年·下）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十一辑

（2016年·下）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11辑，2016年．下/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61-8741-8

Ⅰ.①哲… Ⅱ.①吉… Ⅲ.①哲学理论—研究 Ⅳ.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9871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72千字
定 价 5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孙正聿

副 主 编　孙利天　贺　来

执行主编　王庆丰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南湜　万俊人　李德顺　孙正聿

孙利天　陈　来　吴晓明　衣俊卿

张一兵　张　盾　杨　耕　赵敦华

姚大志　贺　来

目　录

本刊专稿

新马克思阅读
的开端 ……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著　李乾坤译（3）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资本论》康德式解读的启示与局限
——柄谷行人关于马克思的“视差之见” …… 王南湜（33）
市场经济的“物质变换”及其形上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想 …… 胡海波（48）
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危机
——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的性质与边界 …… 王艳秀（59）
马克思与皮凯蒂关于利润率问题的分歧及其根源
——以《资本论》与《21 世纪资本论》为例…… 高　超（81）
从“工资铁律”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曲　达（97）

哲学观研究

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 孙利天（109）
为什么在哲学中没有
更大的进步 …… 大卫·查莫斯著　王佳鑫　李大强译（11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心灵的超越
——布伦塔诺论“存在”的多重含义 …… 李 铭（132）
“科学范式”理论内涵的哲学启示 …… 蒋 楼（145）

政治哲学研究

论麦金太尔缝合“是”与“应该”之间的鸿沟
及其理论困惑 …… 方 杲 刘力贺（159）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重释马克思思想连续性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 杜红艳（173）
重思帝国主义：概念、机制和结果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和贡献 …… 兰 洋（182）

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传承关系研究

论康德的实践自由观 …… 陈 飞（205）
马克思与康德的思想关系 …… 史洪飞（216）

谈学论道

大学的好老师 …… 孙正聿（229）
把读书当成一种快乐 …… 邴 正（235）

书评

挣扎在主权裂缝中的潜在难民
——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评述 …… 黄竞欧（239）

本刊专稿

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著　李乾坤译**

编者按：当前在我国学界，已经形成了一股探析《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热潮。在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中，离不开对西方思想史上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吸收。在思想史的沧海之中，就有这样一枚“遗珠”有待我们去发掘、考察，这就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的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传统的断层后，即20世纪60年代，在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影响下，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了“回到”马克思思想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形成了以巴克豪斯、莱希尔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这一运动首先将视域集中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之上，通过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这一思想探索中，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一方面拒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通俗化”阐释，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本主义线索的弊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德国乃至德国之外，已经影响了三代思想家，这一思想传统尽管并未在思想史上名声大噪，但却润物无声。在21世纪，更有一批学者重新将目光集中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上，做出了一系列探索。

---

*　本文系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于1997年出版的文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导言。原文为德文。本文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　作者简介：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1929—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师从阿多诺获得硕士学位，后曾在不莱梅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执教。译者简介：李乾坤（1987—　），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正因此，本辑特推出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人物巴克豪斯的《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一文。这篇文章是他1997年的文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导言，在其中巴克豪斯详细叙述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得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其理论意图。希望本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思想史，从中得到一些对我们当下的《资本论》哲学研究有所帮助的内容。

理论和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崩溃，难道不是已经触及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以至于在一种现代化的形态中，对马克思的阅读也完全变得多余？这实际上体现在“主流的讨论”① 之上；在明显“麻木的一致性”中坚持着马克思“已经死了，不会复生”，也必将继续死亡。然而这一类的“赌誓”② 几乎只出现在政治性的一般文献之中，极少出现在学术文献里。在学术领域中，最近一段时间马克思的理论甚至获得了学者的赞许，这其中，就有像雅克·德里达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③。卡尔·奥托·亨得利希④也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灭亡过程的分析……也因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的自我毁灭而无需反驳了”⑤。而德里达察觉，“马克思伟大著作”的“教导”在他看来“在今天显得更为紧迫了”，或者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⑥。

在政治经济学⑦专业杂志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的讨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崩溃之前或之后都仅仅是事实逻辑上的，因此以近乎不变的、完全脱离于政治宣传的方式被讨论。所以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阐释和批判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形式是否等同于马克思理论的意图。对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讨论的这一几乎未曾中断的连续性，

---

①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88.

② Ebd., 156.

③ Ebd., 86.

④ 卡尔·奥托·亨得利希（Karl Otto Hondrich，1937—2007），德国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与政治分析研究所教授。——译者注

⑤ K. O. Hondrich, *Gefangen im Konsens*, 88.

⑥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31f.

⑦ 巴克豪斯往往更习惯于使用“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而非“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在他的语境之中这两个范畴是一致的。此外参考我国学者对这两个范畴的比较，也可以用“政治经济学”代替“国民经济学”进行翻译。——译者注

因而也就并不值得惊讶了，数十年来，即从“冷战”开始以来，一种普遍的同意被建立起来，即“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扬者马克思，必须和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马克思严格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就是，一般的马克思理论必须和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现实的体系区分开。科学讨论的一般规则就体现在，即便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也不能动摇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共产主义信念。人们早就在学术的政治经济学之内与事实上很成问题的桑巴特的纲领联系起来，人们也许“凭借马克思的科学或者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或二者都不倾向”①。从这一观点来看，马克思就表现为“李嘉图主义者”，比如1988年于尔格·尼安②就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难以磨灭的贡献”，他所谓的“一种双领域经济学（Zweisektoren-wirtschaft）协调生长的彻底新古典的模式”③ 得以奏效，这一模式因此甚至连德国工业联合会都不会认同。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依据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同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做出一个严格的划分。例如乔治·皮希特④在1973年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还是一个无知的思想家”，然而即便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还没有达到他问题的深度”⑤。托马斯主义哲学家伯恩哈德·雷克布林克⑥审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拥护这样的立场。在他看来，马克思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经济学家，也不能片面地仅仅被当作哲学家，而应该对马克思早期文献有一个适当的把握，将其视作一种经济—哲学综合的奠基者。在关于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分析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时，雷克布林克在1969年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卡尔·马克思最为严格地（!）……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对马克思早期文献的内在阐释还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只是在一种黑格尔逻辑学以及现象学的扎实认识之上来为我们打开今

---

① W. Sombart, *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653.

② 于尔格·尼安（Jürg Niehan，1919—2007），瑞士国民经济学家。——译者注

③ J. Niehans, *Klassik al national? konomischer Mythus*, 4 u. 7.

④ 乔治·皮希特（Georg Picht，1913—1982），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学家。——译者注

⑤ G. Picht, *Der Begriff der Natur und seine Geschichte*, 43 u. 207.

⑥ 伯恩哈德·雷克布林克（Bernhard Lakebrink，1904—1991），德国基督教哲学家。——译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天的理解。”①

在这一前提下，即早期文献在一种奠基的作用上涉及了《资本论》，因此“定在的”（daseinden）或者“辩证的矛盾”对于几乎所有经济学范畴来说都具有建构性的和普遍的意义，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便对《资本论》的阐释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因此我们还需要“敞开”对马克思代表著作的理解，因为它只有在黑格尔矛盾逻辑的基础上，即本质逻辑之上才能被敞开；这是一个古老的且自列宁以来就被认识到，却在多数情况下在所有问题点上被遵循，只有极少作者记在心头的论题。回顾《资本论》的形成史，我们不得不建构起马克思自博士论文起，直到他最后一个经济学著作《瓦格纳教科书评注》之间的惊人的思想连续性来。马克斯·霍克海默准确地察觉到，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只是借助于一种通俗化的稀释中来使大众马马虎虎可以理解”②。所有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可以作为这一形形色色的“稀释”的例子。

尽管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不同，一些哲学研究者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本质上非常不同的形象，然而他们为重建其辩证结构的努力却局限于有限的界限之中。因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简单循环”理论作为“简单商品生产”理论这一明显误解也成为一种禁忌，它只是在西欧马克思研究的压力下，才很晚在个别地方，伴着许多的假如和但是被突破——这一后果严重的误解的原因仍然没有进入公开的讨论。

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禁忌仍然还未被触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众所周知地将“对价值实体……的分析……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③。直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解体时，在《资本论》手稿的背景下，将《资本论》理解为一个“通俗化”的表述而进行系统的讨论仍然是禁止的，这显示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讨论的全部困境。如果人们开始面对这一早已显得棘手的问题的话，④ 那无疑就会出现一场雪崩，它会将传统

---

① B. Lakebrink, *Der Widerspruch nach Hegel und Marx*, 238. 关于早期文献的类似立场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 1932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雷克布林克将其更精确地凝练为“辩证矛盾”。

② M.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4, 43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 44 卷，第 7 页。

④ 对此瓦尔特·图赫舍雷尔的《在〈资本论〉形成之前》一书中相关章节有一句需要严肃对待的话；作者的英年早逝或许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对马克思“一般劳动”概念的一些基本的思考未能再次得到讨论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艰难建造起来的大厦无情摧毁。这不仅仅因为涉及作为价值理论的“价值实体”的具体问题，更将涉及马克思著名的多的“方法”问题自身。

人们记得，恩格斯在其对马克思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后来构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权威阐释中，形成了这一判断：“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 而当对马克思的批评想要证明马克思的定理和预言的不准确性和陈旧性时，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直到库尔特·舒马赫②）就都一再回到“方法”之上。

人们还会记得格奥尔格·卢卡奇备受争论的论题：我们可以“批评马克思所有个别的观点，却须臾不必放弃他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因为这涉及的“仅仅是方法”③。卢卡奇无疑成功地将方法的独特性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出来——“总体性”范畴——但也要指出他的一些有问题之处：马克思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将“借用于古典哲学的真实性概念……消解了”④。虽然自《巴黎手稿》、《大纲》以及《资本论》手稿发表之后，还没有人怀疑过，对方法的理解，甚至包括卢卡奇的理解，都还将停留在马克思；面对经济学的唯物主义问题的内容时，也必将停留在马克思。

自 1913 年以来被读者看到的可信、全面的马克思通信，就早已经在那些手稿发表以前就清楚地揭示了，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稿就已经是一种简化的结果了，《资本论》甚至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极深刻的、最终也导致了误解的结果。人们或许对马克思“通俗化”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人会怀疑，就是这一表述方式首先被归入了伯恩施坦所批判的“价值形式的模糊性”⑤ 之下，伯恩施坦和其他马克思的背叛者的盲目和幼稚，也便可以理解了。

在写作《资本论》第二稿时，其作为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13 卷，第 532 页。

② 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1895—1952），德国政治家，1946—1952 年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译者注

③ G. Lukács, *Was ist orthodoxer Marxismus*?, 58f.

④ G. Lukács, *Was ist orthodoxer Marxismus*?（Erfassung）67；卢卡奇试图同时在效果上和问题式上重建马克思的“方法”，这是众所周知的：“本书从未试图给这种辩证法提供一种哪怕是最概括的轮廓。”（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4 页）

⑤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80.

续，并在《大纲》（*Rohentwurf*）[①] 的意义上应作为全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补充，马克思在1861年12月9日把他的决定告诉了恩格斯，即将计划中的著作“一般理解意义上”地来写作。这一告知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霍克海默断定的这一“通俗化的稀释”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中就已经发生了；第二，它甚至还延续到了著名得多的“方法”问题之上：“我的著作有进展，但很慢……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像在第一部分里那样明显。”[②] 描述这一环境是不恰当的，马克思1858年11月中旬决定将几近完成的文本搁置起来，而写作一个更新的、通俗化的稿本，而这一稿本在之后的《资本论》中更进一步地屈从于通俗化了。

而如今这一未完成的作品，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原始文本（Urtext）[③] 直到1953年才得以问世，幸好，马恩的通信不仅包括了关于“方法的隐藏”，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文本，通过这些文本，半年之后“隐藏的方法”才得以被阐明。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以一种提纲的方式写作的，关于商品、货币以及“辩证过渡”到资本范畴的思考。因此1858年4月2日的这封信正提供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独特的真实结构的信息，他在这一年的秋天还曾修订过这一结构，但从未发表。其中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并在1953年以原始文本为题发表，在秋天起草，却没有保留最重要的部分，即关于价值和商品的草稿，也就是第一部分——在方法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开端的辩证法，辩证法原则“商品一般”的展开——遗失了。

人们也许会认为，阐释者或许就是考虑到原始文本的片段性特征，从而尽最大努力将遗失的部分重建起来，进而可以同时将“方法”，即具体在“开端”和“货币理论”的“发展”的语境中——所有这些依附到前文提到的基础上，即自1913年以来被世人所熟知的1858年4月2日的信上，也即以辩证的方式起草的价值和货币理论。然而不论在东德还是在西欧所进行的重建探索工作中，这些都远远缺失了——也就是在1858年4月2日的那个“简短轮廓”，以及同年秋天写作的原始文本保留下来的部分的基础上的重

---

① 巴克豪斯常将马克思的“Grundrisse”（《大纲》）称作“Rohentwurf”（原始手稿）。——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209--210页。

③ Urtext指1953年作为《大纲》附录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始文本片段》，写作于1958年8—11月。中文版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本文将这一概念翻译为“原始文本”。——译者注

建，也就是对“隐藏的方法”的重建。

有关的线索却不仅存在于那两封信中，因为甚至在已经“通俗化”的1859年《批判》中就包含了一句话，其对于1894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及其与第一卷之间富有争议的关系来说非常重要。这一在所有与马克思相关的文献中至今被忽视的句子是：“竞争的学说”解决了这一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① 在《大纲》中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早期文献中，展示了一种相似的规律概念，其源头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黑格尔关于“第二超感性世界”（zweiten übersinnlichen Welt）的学说中。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个句子，不同于前文，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在其他学术文献之中看不到的方式，提供了这样的认识：“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②

早在1844年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中，马克思就抨击了“李嘉图学派”中的传统规律概念的运用，也就是针对“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③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批判的“抽象规律”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④，关系到柏拉图和伽利略的规律概念，这种概念在黑格尔的眼中被作为“第二感性世界”而发生作用，它以对称的方式与“感性的”联系在一起，并基于将世界划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二分法；这一概念按照马克思对经济世界的构想也是“感性的超感性概念”（sinnlich übersinnlicher）。

如果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还是由“简单的”和“发展了的”循环所构成的“发展”的最初设想，“简单的交换价值”和“发展了的”关系，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52页。感叹号由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c）卷，第91页。对这句话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者引起了注意：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2卷，第533页；以及罗森塔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第398页。两位学者显然都没有在一种原则上的和广泛的联系中，特别是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规律概念的语境中强调这句话。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18页。

④ H. – G. Gadamer, *Die verkehrte Welt*, 117ff.

即由第一卷和第三卷而共同决定的，如果马克思的“辩证的阐述方法”① 在根本上还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复归，那么当马克思在他 1841 年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中就已预先设定了它的基础，也就并不意外了：这首先取决于，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原则”——在一个自明的演绎的方法的意义上——出发，“这一原则在高级形式中被扬弃”，并且“一切的规定在它的直接异在中，即在扬弃中获得它的具体定在”，因为“遭扬弃的现象就是这种根据”②。“开端”的“本质发展”③ 成为一种“对他来说不可避免的这一认识的原则的进一步规定”。④ 在这里一种核心思想形成了，它在后来的《大纲》（*Rohentwurf*）的“辩证法阐述方法”中再次被发现，也就是在《资本论》中被隐藏的方法，如果可以说“商品”直到资本中才作为它的“原因”而实现和扬弃的话。

1858 年 4 月 2 日的“简单轮廓”，在一个与“独特对象的独特逻辑”相应的结构之中重复了这种思想：“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⑤

我们已经将之依照一个新的、辩证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思想的这一描述，和一个“真实的”（realen）对立或者矛盾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矛盾将商品的“真实的”发展作为基础，正和将其理论的发展作为基础一样。然而直到今天这一探索一步也没有迈开：定义价值的这种“一般特点”，其应当与以“某种”商品“相矛盾”——因而也与一种作为前货币的（prämonetär）特定商品的交换的可能性相矛盾；只有可能存在那些被每一个经济学家，尤其是被理论经济学家们在“抽象的”、“客观的”和“绝对的价值”的意义上所必然使用和认识的特征。马克思的这一总纲领毫无疑义地表明，他试图起草一个与学院的价值及交换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价值理论，恰恰是一种辩证的价值理论。马克思清楚地揭示出，《资本论》的通俗化的价值理论也只能通过这一最初的，依照 1861 年 12 月 9 日的书信这一唯一可靠的表述才能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31（a）卷，第 3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0 卷，第 56、43、60 页。

③ 同上书，第 245 页。

④ 同上书，第 16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29 卷，第 303 页。引文中的感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理解。因为它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讨论中缺席了，事实上至今也没得到理解。

在对后来在《资本论》中被称作“第一章”的章节的总结性回顾之中，这一回顾可以被视为价值理论的摘要，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可以印证马克思最初意图的表达，因而只有在前面引用过的博士论文的核心思想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但是决定性的重要之点是要发现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就是从观念上［!!］说，要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① 在这里，我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些提纲以及“简单轮廓”的特征，并且验证马克思是否只是为了在价值理论的争论中寻找服务于他的证据，却不管那些能为政治经济学提供证明的“关键的重要东西”——在这里，关键在于，按照两个文本的标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图至今显然未被理解，马克思因而仍是一个未被认识的思想家：没有一个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者到目前为止认识到，对于马克思来说“关键的重要东西”是研究这一理论。那么例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被“观念地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不仅仅是学院经济学家，在苏联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那里，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一直以来也被忽视和集体保持沉默了。《大纲》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仅仅作为采石场，作为哲学家的引文宝库，但是这个唯一的，也许能够对这种特征“辩证地”令人信服地提出要求的“阐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始终未能进入，这一文本作为一个总体成为七封印之书②。同样的无知也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更普遍来讲将马克思主义的表面正统派（Scheinorthodoxie），在和以上引述文本的关系上标识出来——这些所谓的正统派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彻底的“修正主义的意图”，这种意图以一种差不多是对引文的专断的选择而表达出来。然而这一“简单轮廓”的一些段落可以在罗森塔尔的独著③中发现，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个接近了这些文本的正统派作者——但引用的关于作为辩证矛盾的商品的段落，也恰恰是价值理论的核心话语。罗森塔尔独立地越过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高管理者。

---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页。

② “Ein Buch mit sieben Siegeln.”是指《圣经·启示录》中的神迹。——译者注

③ M. 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410 u. 47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